

---

---

# 《三巴集》編訂考論 —— 從版本問題到詩人形象及「天學詩」的界定\*

姚道生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

本文探討有關吳歷《三巴集》的三個問題：(一)《三巴集》的編訂者究竟是原作者吳歷還是他的學生陸道淮？(二)詩集中的「天學詩」究竟有八十首還是八十二首？(三)李杕和章文欽都曾經刪訂過「天學詩」，他們的刪訂又是否恰當？對於第一個問題，本文認為吳歷原有一個原編本，而陸道淮再在此基礎上重編。對於第二個問題，本文認為「天學詩」應該有八十首。至於第三個問題，本文認為李、章的刪訂都值得商榷。此外，本文澄清了吳歷的詩人形象，並為「天學詩」的定義作了補充。

**關鍵詞：**吳歷 《三巴集》 天學詩

---

\* 本文撰寫期間，承李璧博士協助查閱版本資料，林傳濱、李日康及何梓慶三位博士不吝與筆者討論；投稿後，又承兩位匿名審稿人審閱惠賜意見，拙文獲接納後又得編輯細心校讎，謹此向諸位致謝。

吳歷（原名啟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1632–1718）留下來的詩文書畫很豐富，《三巴集》就是他其中的一部詩集。康熙十九年（1680）冬，吳歷以五十歲之齡往澳門三巴靜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通稱聖保祿學院）修道。<sup>1</sup> 這部《三巴集》就是他「靜院棲遲三四年」的文字紀錄。<sup>2</sup> 但凡研究清初的澳門史、澳門天主教史和對外文化交流、吳歷的生平和他的天學思想等課題，<sup>3</sup> 都會徵引到《三巴集》。然而，從整個吳歷研究的現況看去，資取《三巴集》所做的研究不少，而以《三巴集》作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卻不算多，除了個別的單篇論文之外，<sup>4</sup> 已刊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三巴集》的文本整理，包括編輯、校勘與注釋，當中以章文欽先生的《吳漁山集箋注》（以下簡稱《箋注》）收錄吳歷詩文最為完備，是研究吳歷不能或缺的基礎讀本，<sup>5</sup> 書中的卷二就是《三巴集》（以下簡稱「章注本」）。下文有關《三巴集》的討論，即從章書開始。

- 1 陳垣（1880–1971）《吳漁山先生年譜》認為吳歷於康熙二十年（1681）往澳門，汪宗衍（1908–1993）〈吳漁山往澳門年份之研究資料及其它〉則認為是康熙十九年（1680）。本文用汪說。陳譜原於1937年7月由北平輔仁大學刊行，後收入周康燮主編，存萃學社編集：《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頁1–28，編者改題〈吳漁山年譜〉；汪文收入同書，頁147–149。
- 2 吳歷《三巴集·聖學詩·佚題》第四首起句，見氏撰，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二《三巴集》，頁186。
- 3 有關吳歷研究的概況，詳見蔣向艷：〈吳歷研究綜述〉，《國際漢學》總第7期（2016年），頁165–170。
- 4 例如 Wolfgang Kubin 顧彬，“To Translate is to Ferry Across: Wu Li’s 吳歷 (1632–1718)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Leiden: Brill, 2004), 579–88；中譯本見顧彬：〈翻譯如同擺渡：吳歷（1632–1718）的《三巴集》〉，收入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費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主編，李永勝、李增田譯，王憲明審校：《呈現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下冊，頁569–577；Kubin, “Crossing the Border, Breaking with the Past: Wu Li’s Iconoclasm,” in *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 ed.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Macao: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327–34；蔣向艷：〈折射的他者：吳歷《三巴集》中的西方形象〉，《國際漢學》總第10期（2017年），頁132–136。
- 5 章文欽就在《吳漁山集箋注》的基礎上另著《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一書，2008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一、《三巴》三問

《箋注》中的《三巴集》由〈澳中雜詠〉和「聖學詩」兩組詩組成，<sup>6</sup>是現在通行易見的版本。章文欽在《吳漁山集箋注·前言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中討論過〈澳中雜詠〉和「聖學詩」兩組詩的分合情況：

康熙十九年（1680）漁山赴澳〔門〕學道，以在澳所作諸詩為《三巴集》，宋實穎、尤侗為之序。《三巴集》前帙為〈澳中雜詠〉絕句三十首，後帙為〈聖學詩〉八十二首，應為漁山生前訂定之本。刊行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之陳薰《開天寶鑰·性學醒迷》將《三巴集》與陸希言《澳門記》並列為附錄而未刻，蓋其時已有定本。康熙五十八年，即漁山去世後一年，陸道准刊刻《墨井詩鈔》時，請嘉定張鵬翀為之「論定」，僅留〈澳中雜詠〉絕句三十首，作為該書別卷，而刪去與天主教有關的〈聖學詩〉八十二首，蓋與其時清廷開始禁教有關。宣統元年司鐸李杕輯印《墨井集》，卷三《三巴集》從上海徐匯書樓藏抄本補入〈聖學詩〉八十首，而刪其思念亡妻的二首。漁山半路出家，雖已絕色守鰥貞，然思念亡妻，「妄念」未除，教中人或以為信德不純，而為賢者諱。民國間陳垣先生復從抄本中錄出李杕所刪的二首，原編《三巴集》遂全。收入本書〔《箋注》〕時，箋注者〔章文欽〕以〈自述附原韻二首〉為漁山友人所作，移入附錄一「交遊詩略」，故〈聖學詩〉仍為八十首。李本《三巴集》卷末有〈七十〉（又名〈七十自詠〉）四首，並非在澳所作，應從另本補入。<sup>7</sup>

6 聖學詩又稱天學詩。有關這兩個稱謂的討論詳下文第六節。本文主張用「天學詩」。

7 章文欽：〈前言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吳漁山集箋注》，頁11-12。按：引文中〔 〕內文字為筆者補注，下皆倣此。

章文欽提到了幾個版本：分了前後兩帙的抄本（此本原藏上海徐家匯書樓，以下簡稱徐匯抄本）、陸道淮（號上游，生卒未詳，活躍於康熙晚年）刊刻《墨井詩鈔》本（以下簡稱陸刻本）、耶穌會神父李杅（原名浩然，字問漁，1840–1911）輯印《墨井集》本（以下簡稱李輯本），以及章注本。從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陸刻本算起，至宣統元年（1909）的李輯本之前，其間一百九十年，《三巴集》都只是以三十首〈澳中雜詠〉的面貌面向讀者，當中的「聖學詩」都被刪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陸道淮請張鵬翀（1688–1745）「論定」《三巴集》的文本所致。「聖學詩」的刻意刪除與重新發現並且編入原書，是《三巴集》最特別的經歷，吳歷其他作品並非如此。〈澳中雜詠〉和「聖學詩」的分合，可說是《三巴集》研究的一道風景。

章文欽認為，「《三巴集》前帙為〈澳中雜詠〉絕句三十首，後帙為〈聖學詩〉八十二首，應為漁山生前訂定之本」。此說可再討論。陳垣〈《墨井集》源流考〉（以下簡稱〈源流考〉）謂：

康熙二十年，漁山往澳門學道，乃有《三巴集》。《三巴集》前三十首為〈澳中雜詠〉，後八十首為「聖學」諸詩。宋實穎、尤侗為之序。今徐匯書樓猶存有抄本，題「受業陸道淮編」。<sup>8</sup>

又謂：

康熙五十八年為漁山卒後之一年，陸道淮乃將《墨井詩》並《三巴集》、《墨井畫跋》合編，冠以各集原序，統名《墨井詩鈔》，張鵬翀、陸道淮為之跋，由飛霞閣刻版，

8 陳垣：〈《墨井集》源流考〉，原附載《吳漁山先生年譜》（1937），後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29。原文無書名號、篇名號、引號等新式標點，均為引者所加，下同。按：徐匯書樓全名徐家匯藏書樓，是天主教耶穌會會士於1847年創建的圖書館。吳歷是耶穌會司鐸，館中藏有他的《三巴集》抄本不足為奇。

然《三巴集》只刻〈澳中雜詠〉三十首，「聖學詩」八十首未刻也……。<sup>9</sup>

比較陳、章二說，至少有三個問題值得探討：第一，《三巴集》究竟是吳歷「生前訂定之本」，還是「陸道淮編」的？陸道淮是深得吳歷信任的學生，吳歷生前就把自己的文稿交與他。<sup>10</sup> 陸道淮所編的《墨井詩鈔》正是吳歷詩文的第一個刻本。既然陸道淮可以編訂《墨井詩鈔》，他也完全有可能編訂《三巴集》。章文欽當然也知道「陸道淮編」之說，他箋注李杕〈墨井集序〉時就徵引過陳垣這則考證，不過他只是徵引而已，並沒有跟進討論，<sup>11</sup> 未知他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吳歷牧下教友趙侖（字脩令，生卒未詳）就讀過《三巴集》，並當面向吳歷提出疑問：「伏讀《三巴》尊集，有云阿里襪油可炙魚供齋之事。今有教友言阿里襪油爛額，主教堅振抹過亟拭。主教二指聖過，故不爛。此說是否？」<sup>12</sup> 從「伏讀《三巴》尊集」一句可知，吳歷生前確實已有《三巴集》，章文欽說吳歷「生前訂定」是有根據的；不過，陳垣卻又清楚明白地說徐匯抄本上寫著「陸道淮編」，此中的原委實在耐人尋味。第二，章文欽謂「聖學詩」有八十二首，其說實本自方豪（1910–1980）；<sup>13</sup> 然而陳垣卻又兩次提到「聖學詩」有八十首，究竟何者為是？第三，李杕和章文欽都曾經刪訂過「聖學詩」，他們的刪訂又是否恰當？

這三個問題分別涉及到《三巴集》的編訂者，以及他們的編訂動機和編訂成果。因為編訂者的動機不同，所以編出了不同版本的

9 同上注。

10 陸道淮〈墨井詩鈔跋〉：「《墨井詩鈔》二卷、《畫跋》一卷，吾師在上洋時舉以付淮者也。」《吳漁山集箋注》，卷首「序跋傳記」，頁34。

11 同上注，頁30注15。

12 同上注，卷八《續口鐸日抄》（趙侖筆記），頁622。阿里襪是葡文 *oliva* 的音譯，阿里襪油就是橄欖油，章文欽前已有注（〈澳中雜詠〉第三首），見《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162注6。

13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惟徐匯書樓亦有《三巴集》抄本，除〔陸〕道淮所刻〈澳中雜詠〉三十首外，尚有聖學詩八十二首，道淮未刻。」方文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104。

《三巴集》。版本的差異必定會影響到讀者對《三巴集》的認識，即集內應該包括哪些詩作；「聖學詩」的齊全與否又影響到「聖學詩」定義的歸納；而不同的版本又呈現出不同的詩人形象，何者才是《三巴集》中的吳歷，何者不是，都很值得探討。既然各個問題都聚焦到版本，則討論就應該從版本入手了。

今可考見的《三巴集》版本不少，為方便論述，下表列出各種版本及其簡稱與編者：

序號	版本	簡稱	編者
①	趙侖所見《三巴集》寫本	趙侖所見本	吳歷
②	《墨井道人詩稿》手寫本《三巴集》	《詩稿》	吳歷
③	徐匯書樓藏前後帙抄本《三巴集》	徐匯抄本	吳歷？陸道淮？
④	徐匯書樓藏抄本《三巴集稿》	《集稿》	未詳
⑤	上海圖書館藏附有《周年瞻禮匾對聯句》一卷的《三巴集》抄本	附瞻禮本	未詳
⑥	飛霞閣刻本《三巴集》（與《墨井詩鈔》、《墨井題跋》合刊）	陸刻本	陸道淮
⑦	《小石山房叢書》刻本《三巴集》（與《墨井詩鈔》、《墨井題跋》合刊）	顧刻本	陸道淮
⑧	《墨井集》鉛印本《三巴集》	李輯本	李杕
⑨	《吳漁山集箋注》排印本《三巴集》	章注本	章文欽
按：下節「版本的限制」所述及的版本簡稱及序號即據此表。			

表 1：《三巴集》版本知見錄

## 二、版本的限制<sup>14</sup>

要解答《三巴》三問，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以③徐匯抄本比勘存世諸本，然後再作分析。章文欽曾為箋注吳歷詩文而遍查各種版本。可惜時移世換，今天徐匯書樓的藏書已非清末民初時的模樣，

<sup>14</sup> 為方便讀者查閱，本節於各版本前標明序號，例如徐匯抄本標作「③徐匯抄本」。標明序號只限本節，下文涉及的版本較少，故不再標明序號，以省讀者目力。

書樓現已歸併入上海圖書館，書樓的部分藏書也歸入上海圖書館。章文欽謂：「上海圖書館藏抄本《三巴集》附有《周年瞻禮匾對聯句》一卷，亦為漁山所作。……箋注者至上海訪求未得，復承復旦大學汪熙、陳絳二位先生向館方查詢，答以該館原有收藏，但目前無法找到原書。失望之餘，尚祈盼能早日找到，以公諸同好，使漁山的著作得成全帙。」<sup>15</sup> 這⑤附瞻禮本是否即③徐匯抄本？還是①趙侖所見本？如今究竟書在何許？一時之間也未能確定，原藏於徐匯書樓的各種《三巴集》抄本仍是下落不明，難怪章文欽箋注《三巴集》時就用了另一抄本作底本，並在「凡例」中交代：

《三巴集》一卷，分上帙〈澳中雜詠〉和下帙〈聖學詩〉。〈澳中雜詠〉以康熙後期漁山手寫本《墨井道人詩稿·三巴集》為底本……〈聖學詩〉據李杅刊《墨井集》卷三《三巴集》下帙，被李杅所刪的漁山思念亡妻的二首，據陳垣〈《墨井集》源流考〉補入。<sup>16</sup>

合併②《詩稿》<sup>17</sup> 和⑧李輯本與陳垣補詩以成一本，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從文獻整理的角度看，章文欽輯錄求全也是題中之義，實屬正常。在文獻闕如的情況下，要還原《三巴集》的原貌似乎沒有可能，若想勾勒出《三巴集》的輪廓，恐怕暫時也只能夠借助後出的資料來推敲。

陳垣在 1937 年發表〈源流考〉，而前一年（1936）就發表〈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以下簡稱〈漁山晉鐸〉），當中也討論過「聖學詩」的刪除問題：

15 章文欽：〈前言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頁 14。

16 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凡例〉，《吳漁山集箋注》，頁 1。

17 吳歷手寫本《墨井道人詩稿》現藏於香港藝術館，電子圖像見香港藝術館藏品資料庫，檢視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s://hkmasvr.lcsd.gov.hk/HKMACS\\_DATA/web/Object.nsf/0/F0CE4AEF8708AB7348257068000CC180](https://hkmasvr.lcsd.gov.hk/HKMACS_DATA/web/Object.nsf/0/F0CE4AEF8708AB7348257068000CC180)；圖版見譚志成（Laurence C. S. Tam）：《清初六家與吳歷》（*Six Masters of Early Qing and Wu Li*）（香港：市政局，1986 年），頁 352-361。

至《三巴集》「聖學詩」之刪除，吾初以為顧本〔即⑦顧刻本〕如此，後得陸刻本〔即⑥〕亦如此，乃函詢徐匯所藏抄本，知徐匯《三巴集》有二本，一本題《三巴集稿》〔即④〕，〈澳中雜詠〉三十首後，有〈漁父吟〉、〈歎庭樹〉等十四首，即李本〔即⑧李輯本〕以附於《口鐸》之末者，其題〈鳳阿山房圖〉一首，則《詩鈔》已載之，其〈七十自詠〉四首，李輯以附《三巴集》末。又一本〔即③〕與李輯本同，惟無〈七十自詠〉四首，題「嘉定戴雲機又校，受業陸上游編」，「雲」上脫「范」字，其人名范雲，字機又也。〈讚聖若瑟〉二首，〈澳中有感〉三首，李本各刪其一，蓋因前者有「淨配瞻依慰自倍」之句，後者有「沾巾何事為亡妻」之句也。漁山半路出家，自與童貞修道者不同，不足為病。<sup>18</sup>

學者在補訂《三巴集》時，多強調引文中有關李杅刪詩及「不足為病」諸語；不過，就版本的推敲而言，前面的一段文字就更加重要，應該與〈源流考〉一同考慮，方能得其梗概。

陳垣親見⑥陸刻本與⑦顧刻本之後，「乃函詢徐匯所藏抄本」，才知道「《三巴集》有二本」。從「有二本」句以下至「李本各刪其一」句，應該就是「函詢」後的考證所得。不過，既然是「函詢」，就不是親眼目驗了。固然不能就此便懷疑陳垣的說法錯誤，可是當中的描述是否準確，就有待本人去核實，而陳垣在發表〈源流考〉之前也確實看過③徐匯抄本，因此他能夠補足李杅所刪去的兩首詩。

18 陳垣：〈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第八節「《墨井詩鈔》與《三巴集》」；原發表於《輔仁學誌》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1936年10月），頁21，後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55。按，書名號、篇名號、引號等為引者所加，下同。又按，陳文謂「雲」上脫「范」字，此「范」字蕭魚會、趙稷思纂修的《石岡廣福合志》（嘉慶十二年1807）作「范」。《石岡廣福合志》卷二〈人物攷·隱逸〉有戴范雲的簡傳：「戴范雲，字機又，布衣，性嗜書，先賢著述累鈔成帙，一時名士如張雲章、張鵬翀皆樂與之游，晚年僑寓於城。」見卷二，頁二十八上。下載自 Wikipedia Commons，檢視日期：2021年2月17日。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石岡廣福合志\\_-\\_嘉慶十二年\\_\(1807\).pdf](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石岡廣福合志_-_嘉慶十二年_(1807).pdf)。

④《集稿》如今也下落不明，後人對此本的認識，似乎也不能超出陳垣所提供的片斷；而這些蛛絲馬跡也告訴後人：原來③徐匯抄本之外，還有④《集稿》。

從趙侖提問到章文欽訪書，可以考知的《三巴集》抄本有五個：①趙侖所見本、②《詩稿》、③徐匯抄本、④《集稿》、⑤附瞻禮本。①趙侖所見本很可能已經佚失，而其他四本當中容或有兩本實為同一本的可能，這必須覓得當時徐匯書樓的各種藏抄本詳加比勘方可確定。現在可以見到的抄本就只有②《詩稿》，當中僅有〈澳中雜詠〉，沒有「聖學詩」。至於刻本則有兩個：⑥陸刻本、⑦顧刻本。此二本今存，當中也僅有〈澳中雜詠〉，沒有「聖學詩」。另外，還有⑧李輯本，此本是宣統元年徐家匯印書館鉛印本，僅此本才有〈澳中雜詠〉和「聖學詩」。儘管⑧李輯本後出，但因為此本是暫時可見最完整的清代版本，所以討論「聖學詩」和《三巴集》的版本問題，也只能以⑧李輯本為基礎，別無他本。茲將各本概況及上文所述整合成下表：

序號	版本	簡稱	編者	抄/刻/印者	版式	含聖學詩	存佚	時代	備注
①	趙侖所見《三巴集》寫本	趙侖所見本	吳歷	未詳	抄本	未詳	佚	康熙年間，吳歷生前	見《續口鐸日抄》
②	《墨井道人詩稿》手寫本《三巴集》	《詩稿》	吳歷	吳歷	抄本	否	存	康熙年間，吳歷生前	現藏香港藝術館
③	徐匯書樓藏前後帙抄本《三巴集》	徐匯抄本	吳歷？ 陸道淮？	吳歷？ 陸道淮？	抄本	是	未詳	康熙年間，吳歷身後	下落未詳
④	徐匯書樓藏抄本《三巴集稿》	《集稿》	未詳	未詳	抄本	否	未詳	未詳	下落未詳

⑤	上海圖書館藏附有《周年瞻禮匾對聯句》一卷的抄本《三巴集》	附瞻禮本	未詳	未詳	抄本	否	未詳	未詳	可能藏於上海圖書館
⑥	飛霞閣刻本《三巴集》	陸刻本	陸道淮	飛霞閣	刻本	否	存	康熙五十八年(1719)	現藏上海圖書館
⑦	《小石山房叢書》刻本《三巴集》	顧刻本	陸道淮	顧湘小石山房	刻本	否	存	道光中	出自陸刻本，刪去了編校者等資料
⑧	《墨井集》鉛印本《三巴集》	李輯本	李欽	上海徐家匯印書館	鉛印本	是	存	宣統元年(1909)	徐家匯印書館印行。又收入林登昱主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第87冊，2016年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
⑨	《吳漁山集箋注》排印本《三巴集》	章注本	章文欽	北京中華書局	排印本	是	存	2007年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表 2：《三巴集》版本詳錄

因為③徐匯抄本和④《集稿》闕如，而除了⑧李輯本外，其他傳世的清代版本又只收有〈澳中雜詠〉三十首，所以要推敲《三巴集》的版本輪廓並不容易。幸而陳垣曾親見③徐匯抄本，並據此寫成考證文章，因此，把⑧李輯本連同陳垣的考證一同考量，應該有助突破上述的版本限制，可以進一步瞭解《三巴集》的版本概貌。

### 三、李輯本與章注本的版本問題：詩作的刪除與附入

今存諸本《三巴集》前都有〈澳中雜詠〉三十首。這三十首詩只有校勘問題，沒有刪存出入的問題，〈澳中雜詠〉後面的詩作才有這些問題。

陳垣的〈漁山晉鐸〉和〈源流考〉對《三巴集》的描述略有不同，但可以互相補充。前者謂「徐匯《三巴集》有二本」（《集稿》、徐匯抄本），當中的「又一本與李輯本同，惟無〈七十自詠〉四首」；而後者則謂《三巴集》分前後兩帙，前帙〈澳中雜詠〉，後帙「聖學詩」。陳垣曾據前後帙繪製《墨井集》板刻統系圖，並表明後帙已被李杕用以補足《三巴集》。<sup>19</sup> 這「又一本」既然與「李輯本同」，則此本應該就是徐匯抄本了。一本而分前後兩帙，是徐匯抄本的特徵。

李輯本「聖學詩」雖然來自徐匯抄本，但翻檢李輯本原書，當中並沒有標明前帙後帙，反而章注本卻標明了。可見章文欽即使沒有見過徐匯抄本，他還是採納了〈源流考〉的考證。不過，陳垣又清楚指出，李杕據「小石山房本」（即顧刻本）輯《墨井集》，「並將徐匯藏陸編《三巴集》未刻之『聖學詩』補入……其《三巴集》與陸氏原編不同者，中間刪去二首，卷末又從另本加入四首，是為今本《墨井集》。」<sup>20</sup> 陳垣在《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又謂：「徐匯書樓藏抄本陸編《三巴集·澳中雜詠》三十首後，原有『天學詩』數十首，今陸刻本刪之，疑出鵬翀之意，李輯《墨井集》特為補入，並從他本得〈七十自詠〉四首，錄附卷末，故李、陸二本《三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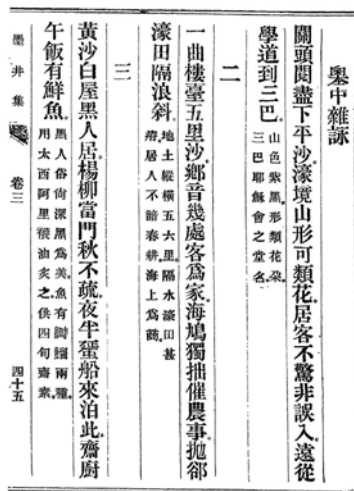


圖 1：李輯本並沒有標明前帙後帙。

19 陳垣：〈《墨井集》源流考〉，頁 30。

20 同上注，頁 29。

篇帙多寡不同。」<sup>21</sup>〈漁山晉鐸〉也分明說徐匯抄本中「惟無〈七十自詠〉四首」。陳垣多番表明此四詩是從他本補入，章文欽對此是相當清楚的，例如他在〈七十自詠（四首）〉的題目下就注曰：「李杅輯刊《墨井集》附於《三巴集》末，原名〈七十〉。《陳垣史學論著選》頁417-418作〈七十自詠〉，茲從後者。」<sup>22</sup>可見章文欽採納了陳垣前後帙說的同時又沒有處理四詩附入的問題。知道是附入而仍然收錄四詩，可能是出於輯錄求全的動機。然則此四詩又是從何本補入的？《吳漁山先生年譜》和〈源流考〉都沒有交代，章文欽箋注《三巴集》時也沒有考究過，所幸〈漁山晉鐸〉提供了線索。

〈漁山晉鐸〉謂《三巴集稿》「有〈漁父吟〉、〈歎庭樹〉等十四首」，包括「李本以附於《口鐸》之末者」，還有見載於《墨井詩鈔》的〈鳳阿山房圖〉一首，「其〈七十自詠〉四首，李輯以附《三巴集》末。」按：《口鐸》即趙侖所記的《續口鐸日抄》，也是徐家匯書樓的藏抄本，李杅將之收入《墨井集》卷五，題《吳漁山先生口鐸》。李杅在卷五末有跋文一篇，當中有謂：「徐匯書樓抄本中，又有先生雜詠數首，未入《三巴集》，為補錄之。」<sup>23</sup>今考李輯本可知，李杅一共補錄了九首詩：〈漁父吟書寄脩令先生正〉、〈歎庭樹〉、〈觀渡頭浴禽〉、〈試觀千里鏡〉、〈謝惠鼻烟〉、〈東樓〉、〈破堂吟〉、〈秋柳〉、〈秋夜〉。<sup>24</sup>再加上〈漁山晉鐸〉提到的〈鳳阿山房圖〉和〈七十自詠〉四首，剛好是十四首，應該就是陳垣所謂《三巴集稿》中〈澳中雜詠〉後的十四首詩了，再從「其〈七十自詠〉四首，李輯以附《三巴集》末」句可以推斷：〈七十自詠〉四首實出自《三巴集稿》。

21 陳垣：〈吳漁山年譜〉，頁26。

22 《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258。他在前引的〈前言〉中已說「李本《三巴集》卷末有〈七十〉（又名〈七十自詠〉）四首，並非在澳所作，應從另本補入。」（頁12）按：章文欽提到的《陳垣史學論著選》及頁碼為〈吳漁山生平〉，其實是〈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一文的修訂本，題目為編者所改，見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95-420。按，陳樂素、陳智超是陳垣的兒子和孫子。

23 吳歷撰，李杅輯：《墨井集》，卷五，收入《稀見清代四部輯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6年，據宣統元年〔1909〕徐家匯印書館鉛印本影印），第一輯（集部），第87冊，頁190。

24 同上注，頁190-193。

出世襟懷絕世姿，翩翩儒雅亦吾師。吳淞花鳥處詩本，古蘄  
 星霜立道基。身外今知天爵貴，耳中別有鐸音奇。何時一句  
 銘心語，化我堅頑骨肉皮。

七十子虛來未幾，前年月痛，曾虛度，茲用杖書甲  
子虛來又十年，為首何處，成四律，以為後備。

甲子重來又十年，山中無歷音。茫然吾生易，老同枯木。人世  
 虛稱有壽筵，往事興亡休再問。光陰分寸亦堪憐，道修壯也  
 猶難進。何況衰殘滯練川。

甲子重來又十年，葺堂如磬尚空懸。虫秋四壁鳴還歇，漏雨  
 三間斷復連。不願人扶迎貴客，久衰我夢見前賢。床頭蓬藋

墨井集 卷三 六十三

圖 2：李輯本沒有交代〈七十自詠〉是從《三巴集稿》錄出附入，而且版式與《墨井集》中諸作無異。

克怠  
 怠惡知何似，奮勵負主恩。有軀安紫綬，無志望鸞騰。神業難  
 期頌，流光欲若奔。如勳自克振，策入修門。

贈前輩道友

三巴集  
 中雅咏名漢境 三首  
 閩頭東盡不平沙，潑境山形可類花。居客不離非誤入，遠  
 溢學道到三巴。紫雲飛類花，紫雲非雅會之義。  
 一曲樓臺五里沙，鄉看然處客家海。鳩獨催催多拋  
 柳濠田，隔浪斜。紫雲樓臺，紫雲田，其看居客，種春耕海上，其  
 黃沙白屋，黑人居門，如葵秋不味夜半，登船來泊此，橋西  
 午飯有鮮魚，是俗漁，紫雲為美，漢者為醜，與看，翻西月，西門里，橋  
 捧蠟，高燒，迎聖，未，旗，幢，風，滿，地，成，雷，四，街，鋪，草，香，如，錦，未  
 許，遊，人，踏，作，埃，沙，若，重，出，會，滿，街，鋪，花，在，外，名，戲，街，名，長，感，悅，橋  
 游氣灌，易晚天，溪舟相並，起炊煙，雁飛地，遠知難到，魚月

圖 3：香港藝術館藏吳歷手書《墨井道人詩稿》

李輯本《三巴集》的版本依據頗複雜。李杕〈墨井集序〉謂：「己酉〔1909，即宣統元年〕夏，予啟徐匯書樓舊篋……又得《三巴集》一卷，多於顧氏所搜過半。其言教中事甚詳。予喜，以謂可以明先生之心跡，而剖不知所之之誣矣。因請于上峯，以已刻與未刻之稿，都為一集，顏以《墨井集》。」<sup>25</sup>《吳漁山先生口鐸》跋文亦云：「予〔李杕〕所集《墨井詩鈔》、《墨井題跋》、《三巴集》詩前三十首，俱見《小石山房叢書》。余檢徐匯書樓中舊時抄本，又得先生《口鐸》一卷，而《三巴集》則多於《山房書》過半，茲全錄之，以見先生之心跡。」<sup>26</sup>李輯本〈澳中雜詠〉以顧刻本為底本，而「聖學」諸詩就用徐匯抄本。其實李杕完全可以用徐匯抄本作為整部《三巴集》的底本，而毋須合併兩本。至於「茲全錄之」云云，也言過其實，因為他刪去了兩首詩。更重要的是，《三巴集》末的四首〈七十自詠〉原來是從《三巴集稿》錄出附入的，可是李杕卻沒

25 同上注，卷首，頁9；《吳漁山集箋注》，卷首，頁28。按：所謂「不知所之之誣」，李杕於〈墨井集序〉上文稱蘇州、琴川等地方志「謂先生晚年浮海，不知所之。」

26 《墨井集》，卷五，頁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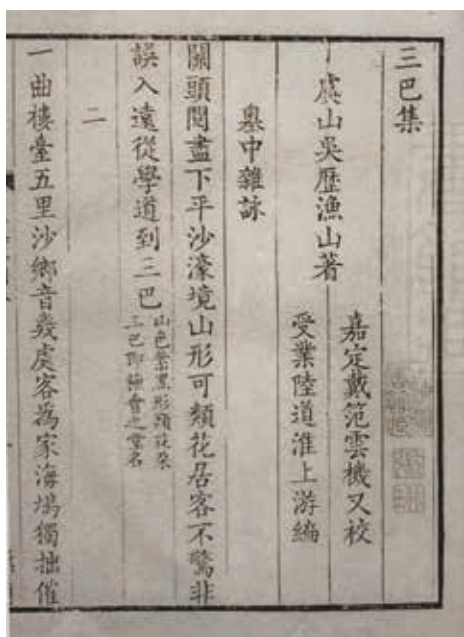


圖 4：陸刻本《三巴集》。第一頁即標明「嘉定戴范雲機又校，受業陸道淮上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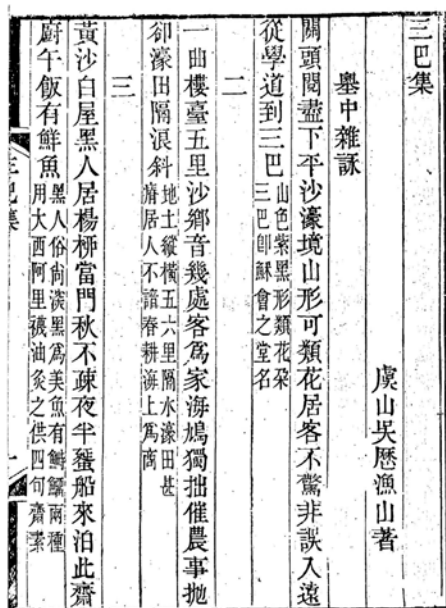


圖 5：顧刻本《三巴集》。據陸刻本重刻，但刪去了編者與校者。

有片言交代，而且四詩的版式編排與《墨井集》中諸作無異，乍看之下，讀者必定會以為這四首詩是徐匯抄本所固有的，如此一來，李杕就把徐匯抄本、《三巴集稿》和顧刻本三個版本混淆了，若不是有陳垣〈源流考〉的線索，後人就難以得悉版本的來龍去脈。另一方面，李杕刪去兩詩，無疑修改了徐匯抄本的面目。從文獻版本的角度看，李杕的編訂是修改版本和混淆版本，這對於瞭解一部文獻而言是一種擾亂，做法值得商榷。

李輯本之後，就只有章文欽收入整部《三巴集》。以下再討論章文欽的編訂。

從一開始，章文欽就計劃編訂一個合併本《三巴集》。因此他在〈《箋注》凡例〉中把所用的版本都交代得很清楚：前帙〈澳中雜詠〉改用《詩稿》作底本，後帙則沿用李輯本，李杕附入的四首〈七十自詠〉予以保留，仍附於書末，並據陳垣的考證補入徐匯抄本的懷念亡妻二首，即〈澳中有感〉其三和〈讚聖若瑟〉其二。

雖然同樣都是編訂合併本，但章文欽的情況跟李杕不同。李杕

原本可以採用整部徐匯抄本作底本的，但他沒有採用；而章文欽則在版本闕如的情況下選用了《詩稿》來取代李杕的顧刻本。僅就〈澳中雜詠〉的版本而言，章文欽的選擇十分明智。

顧刻本之欠佳，陳垣〈源流考〉早已經指出：「道光中，海虞顧湘刻《小石山房叢書》，重刻《墨井詩鈔》三種，刪去張〔鵬翀〕、陸〔道淮〕二跋並各序集名，統稱原序，而陸刻本面目變矣。」<sup>27</sup> 不僅如此，顧刻本更把陸刻本原有的「嘉定戴范雲機又校，受業陸道淮上游編」等編者、校者項目都刪除，版本淵源的痕跡因此被隱去。陳垣因為親見陸刻本和顧刻本並加以比較，所以能夠確定顧刻本實從陸刻本出。<sup>28</sup> 顧刻本刪改陸刻本的做法並不可取。至於《詩稿》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價值，因為《詩稿》正是出自吳歷本人手筆，極為珍貴，不僅有文物價值，而且本身就是一件書法藝術品。《詩稿》是《三巴集·澳中雜詠》和《三餘集》的合抄本，其〈澳中雜詠〉是一個極佳的版本，方豪曾據以校訂李輯本〈澳中雜詠〉，並撰成〈吳漁山《三巴集》校釋〉一文，<sup>29</sup> 訂正李輯本〈澳中雜詠〉不少，顧刻本實在難與相比。章文欽選擇《詩稿》要比李杕選擇顧刻本優勝。

李輯本「聖學詩」源自徐匯抄本，章文欽增補的兩首詩本身就出自徐匯抄本，若不嫌說法粗略，也不妨說，章注本在某程度上可以當作《詩稿》和徐匯抄本的合併本。

除了更換〈澳中雜詠〉的底本和補入李杕所刪的兩首詩之外，章文欽又保留了四首〈七十自詠〉，並移〈自述附原韻〉二首入附錄一「交遊詩略」。保留四詩，當然是有李輯本為版本依據，而且章文欽在注釋中已清楚說明四詩是從他本補入，這已經提供了足夠

27 陳垣：〈《墨井集》源流考〉，頁 29。

28 陳垣：「顧本既刪去張、陸二跋，何以知其從陸本出？則以其目錄分上、下、別、外四卷，全與陸本同，而《三巴集》第一首注『三巴，耶穌會之堂名』，耶穌誤作耶穌，亦與陸本同，知其從陸本出也。」同上注，頁 30。

29 方豪：〈吳漁山《三巴集》校釋〉，頁 103-115。

的參考資料供讀者追查；至於移出二詩，<sup>30</sup> 就是對版本的改動了。很明顯，章文欽旨在把吳歷的詩作與其師友的作品區分開來，吳歷的詩就歸於吳歷名下。

《箋注》自有其編排體例，把吳歷師友之作編在一起只是依體例行事，而且章文欽在注釋裡已有清楚的交代，<sup>31</sup> 讀者也不易產生誤會。不過，如果在擬訂體例之時已顧及到各書版本的完整性，就更能保存文獻的面貌。移〈自述附原韻〉二首入「交遊詩略」，既修改了李輯本甚或是徐匯抄本的面目，也可能破壞了徐匯抄本原編者的編輯本意。試先讀吳歷的〈自述〉二首：

旅途何必問家園？幸遇知心意勿諼。囊澀獨虧推解誼，不云勺水是思源。

數載居諸空自勞，何時夷夏被恩膏？願君默禱常思憶，不負傳宣委任高。<sup>32</sup>

再讀佚名的〈自述附原韻〉二首：

春膏幾度下荒園，槁木重蘇思勿諼。只愧樗材終自棄，空教雨露日源源。

寄語東皇且勿勞，枯枝殘木枉承膏。從今休向荒園洒，恐負恩波萬丈高。<sup>33</sup>

30 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凡例〉：「原為漁山友人所作的〈自述附原韻〉二首，則移入附錄一『交遊詩略』。」頁1。另參考氏著〈前言 吳漁山的生平及其著作〉，頁12。

31 章文欽於「後帙 聖學詩」題下注云：「收入本書時，因〈自述附原韻二首〉為漁山友人所作，移至『交遊詩略』」，見《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183注1。另於佚名作〈自述二首〉下注釋云：「錄自李枋輯刊《墨井集》三《三巴集》後帙〈聖學詩〉。原題作〈自述附原韻二首〉，次漁山〈自述〉之後，應為漁山道友所作，作於漁山在澳學道期間，故移錄於此。」同書，附錄一，頁665注1。

32 《墨井集》，卷三，頁99；《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183。

33 《墨井集》，卷三，頁100；《吳漁山集箋注》，附錄一，頁665。

吳歷的兩首〈自述〉與佚名的兩首〈原韻〉既是二人情懷的表述，也是吳歷對朋友解囊的感謝與勸慰朋友應有自信。兩家詩意互相呼應補足，構成了一個整體。整部《三巴集》就只有這一組唱和，按原來的編排是同時呈現於讀者眼前的，移〈自述附原韻〉二首入「交遊詩略」，就把這個整體割裂了，做法也值得商榷。

諸本的概貌與李輯本及章注本的問題已析述如上，茲再整理諸本詩作的源流統系如下表：<sup>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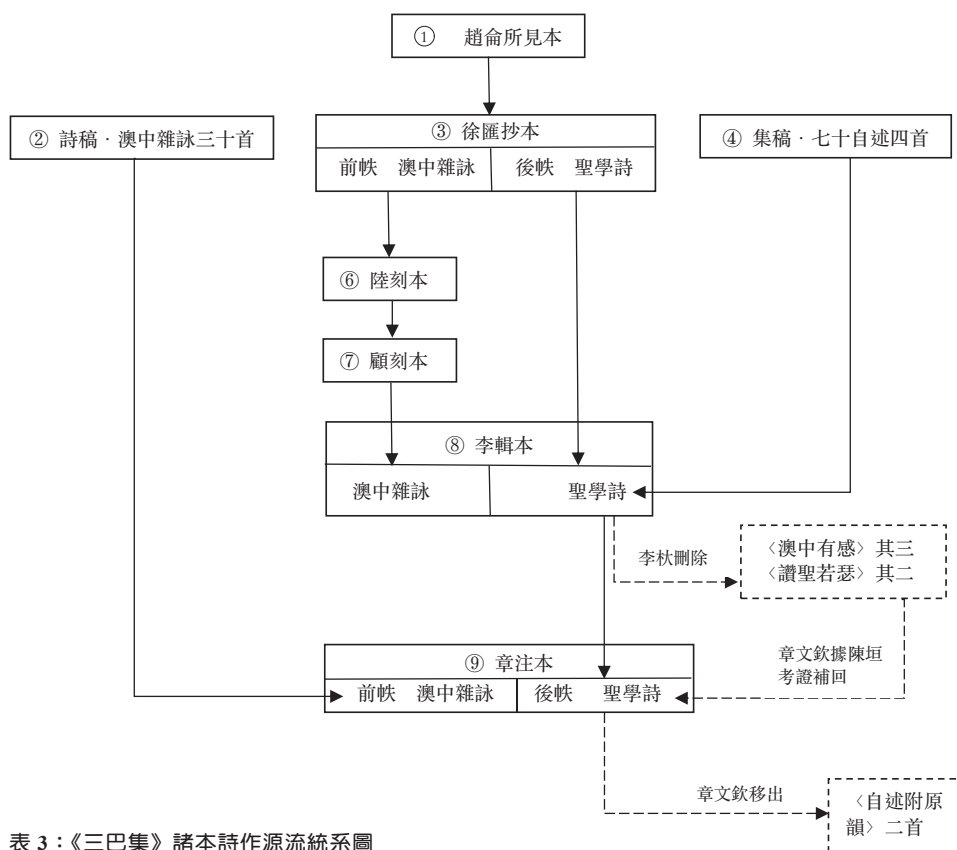


表 3：《三巴集》諸本詩作源流統系圖

34 〈澳中有感〉其三、〈讚聖若瑟〉其二和〈自述附原韻〉二首原本就來自③徐匯抄本，所以用虛線標示，以作區別。又，⑤附瞻禮本的版本源流不詳，著錄資料太少，而且後來的版本都沒有採用當中的詩作，因此統系圖未能措置此本。

#### 四、詩人形象在李輯本及徐匯抄本中的差異

對於李杅刪去徐匯抄本中的兩詩，陳垣〈源流考〉略有微辭，認為吳歷半路出家，並非童貞修道，所以懷念亡妻也「不足為病」。章文欽更指出李杅的動機是「為賢者諱」，唯恐讀者當中有人誤會吳歷「妄念」未除，或者懷疑吳歷信德不純。二家對刪詩的回應很具說服力，但二詩之刪存頗影響詩人形象的呈現，對此問題，陳、章尚欠一解。

《三巴集》的未刻詩誠如李杅兩度所言的「可以明先生之心跡」，不過刪詩之舉，恐怕是要呈現李杅心目中理想的吳歷神父形象。他在〈吳漁山先生行狀〉中說：

先生娶某氏女，生二子。既而母歿，先生哭之哀，自是鬱鬱不得志。祿位非其所好，惟念人生于世，荏苒數十年，非偶然而生，偶然而卒。其生也必有所由來，其卒也有所攸歸。思久之，不得透其昧。嗣聞天主教名，與教士交善，考問教理，恍然于惠迪吉從逆凶之真旨，決意皈依，受洗入教。既而妻亦亡，漸萌修道志。思入耶穌會，發三絕願。三絕者，絕色守鰥貞，絕財甘貧乏，絕意從長命。<sup>35</sup>

在他的筆下，吳歷是經歷過人生憂患，思考過生死吉凶，又得教士的啟迪，才「決意皈依，受洗入教」的，並且發下了三絕願。因此，刪詩就是不許人對吳歷「絕色守鰥貞」這個絕願有所懷疑。吳歷的形象，必須要如他在〈墨井集序〉中所認定般意志堅定：「先生之所重，要惟真道，故既識之，決計遵之，不便遵於家則棄家，不獲遵於里則去里，求之遐域，傳之遠方。」<sup>36</sup> 既然家庭與鄉里都不能阻撓

<sup>35</sup> 李杅：〈吳漁山先生行狀〉，《墨井集》，卷一，頁2；《吳漁山集箋注》，卷首，頁47。

<sup>36</sup> 《墨井集》，卷首，頁8；《吳漁山集箋注》，卷首，頁28。

吳歷求道，則詩集中有懷念亡妻之作，豈不是表明「先生之心跡」夾雜了妄念？這實在有損吳歷神父純粹而堅定的形象。刪詩應該就是出於這個考慮了。

然而吳歷的形象未至於這樣平面。在《續口鐸日抄》裡有一則與趙侖關於聖伯多祿（Saint Peter）的問答，頗能表現出吳歷對「貞」的看法：

……余〔趙侖〕對曰：「敢問聖伯多祿童貞乎？抑鯀貞乎？」先生〔吳歷〕曰：「子問之何為？」余曰：「將以宣講勸人也。」先生曰：「聖伯多祿夫妻貞也。有女名拔而巴臘，為聖女，彌撒中至今瞻禮之。」余出曰：「子等勿以夫妻貞與鯀貞不得為大聖人也。」<sup>37</sup>

謂夫妻貞無礙於成為聖人，可見吳歷對「貞」的看法要比時人甚或後人通達。試讀李杕兩首刪詩。〈讚聖若瑟〉其二：

茹苦勤勞三十年，家寒擔荷謝無愆。功成應有天榮賞，死至何容世態牽？  
淨配瞻依慰自倍，慈君呵護寵難言。試觀千古多名聖，此日恩光誰比肩？<sup>38</sup>

〈澳中有感〉其三：

牛衣卧聽小兒啼，未得無情亦自迷。天地由來終寂寞，露巾何事為亡妻。<sup>39</sup>

37 《墨井集》，卷五，頁 187；《吳漁山集箋注》，卷八，頁 625。按，《墨井集》於兩處「聖伯多祿」前均抬頭空一格，章注本未標出。

38 《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 201。

39 同上注，頁 234。

前一首讚揚聖若瑟（Saint Joseph），章文欽認為「實際上描寫對亡妻的思念」。<sup>40</sup> 後一首念及亡妻辛勤持家，旅中寂寞，又「未得無情」，一時感觸，不禁熱淚霑巾。如果已經娶妻生女的伯多祿可以成為聖人，則吳歷在修道之路上曾經懷念亡妻，也不過是重情的表現而已，並不是好色。在強調愛德的天主教教義之下，也不算是妄念。吳歷自己也寫過一首〈克淫〉詩，深明「貞德是金隄」的道理，<sup>41</sup> 關鍵在於他皈依天主之心始終堅定不移，而且在行為上「絕色」守禮。

選篇很能見出編輯者的動機。何者保留，何者刪除，何者增入，其實都是對作品的選擇，一旦選擇了，編輯者的價值取向就呈現出來。從這個角度看，兩首懷念亡妻之作的有無，其實透露出李杕與徐匯抄本編者不同的用心。李輯本中的吳歷修道之心堅定純粹，而徐匯抄本中的吳歷卻因為這兩首詩而多了幾分人間情味，形象更為立體。徐匯抄本的編者收錄這兩首詩，其動機或許是既要保留原作，同時又要展現出在修道之路上「先生之心跡」的頓挫與豐富。畢竟，人生的考驗既有來自際遇上的，也有來自情感上的。吳歷以五十之齡孤身遠赴澳門修道，在「界外」靜院內反省自己半生的起落，在天主跟前坦誠地表露自己的所思與所感，也是情理之中。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的《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就教人在祈禱中檢視自己內心的感受，天主就是透過這些感覺與人談話。因此，正在修道的吳歷察覺到自己的感覺是好事，可以更接近天主。李杕為賢者諱而刪詩，立意雖善，但「先生之心跡」就難免有所遮蔽，不夠全面了。

40 同上注，頁 202。

41 吳歷〈七克頌·克淫〉，同上注，頁 252–253。

## 五、「聖學詩」的數目與《三巴集》的編訂者

李輯本所附入的〈七十自詠〉四首，<sup>42</sup>是研究《三巴集》時另一組值得討論的詩作。此四詩李輯本原題〈七十〉，「自詠」二字是陳垣〈漁山晉鐸〉所增的。詩前有小序曰：

予學道未成，追前年月，痛惜虛度。茲用坡翁「甲子重來又十年」為首句，遂成四律，以為後惕。

詩云：

甲子重來又十年，山中無（歷）〔曆〕音茫然。<sup>43</sup>吾生易老同枯木，人世虛稱有壽篇。往事興亡休再問，光陰分寸亦堪憐。道修壯也猶難進，何況衰殘滯練川。

甲子重來又十年，破堂如磬尚空懸。蟲秋四壁鳴還歇，漏雨三間斷復連。<sup>44</sup>不願人扶迎貴客，久衰我夢見前賢。床頭囊橐都消盡，求舍艱難莫問田。

甲子重來又十年，飄然久不去琴川。堂前墨井水依在，屋後桃溪花自妍。懶讀有孫應長大，廢耕無役少煩煎。兩兒如願隨修業，卻愛傳家道氣全。

甲子重來又十年，道行此地少安眠。夕朝奮理遊荒徑，俯仰搜觀坐井天。對雪未忘驢背上，思山常念墨池邊。而今啖蔗無多齒，自笑粗知老味全。

42 《墨井集》，卷三，頁125-126；《吳漁山集箋注》，卷二，《三巴集》，頁258-261。

43 「甲子」句，章文欽注：「為蘇轍〈己丑除日〉之句，原詩云：『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見《欒城集》第三集二。原序謂為東坡句，不確。」「山中」句，「曆」字李輯本原作「歷」，章文欽改為「曆」，本文從章說。又，「音茫然」三平，不合律，亦費解，「音」疑本作「意」。

44 「蟲秋」對「漏雨」未夠工整，「蟲秋」疑本作「秋蟲」。

序文與四詩的文意頗顯豁，大意謂吳歷自愧虛度光陰，以致學道無成；雖然生活貧困，但仍然一心向道，安居故里，不會求田問舍，只期望兩個兒子也可以跟隨他修道；如今老來吟詩體道，粗嚙滋味，也漸入佳境了。

吳歷五十七歲晉鐸，<sup>45</sup>寫這四首詩時，他已任司鐸十多年了。吳歷神父到了晚年依然自甘貧賤，信德堅定，甚至希望兩個兒子可以像他一樣出家修道。這在李杅看來，實在非常難得，他把這四首詩附入《三巴集》之末，應該是別具心意的。《三巴集》開卷就是〈澳中雜詠〉三十首，第一首結句即云：「遠從學道到三巴」。三巴學道期間的種種體悟與感受俱見於集內，只要讀者依次細讀詩作，一直讀到〈七十自詠〉，對吳歷信德的成長一定有深刻的體會。如果宏觀地看整部詩集，則吳歷從學道到傳道的歷程就相當完整了。吳歷自始至終獻身傳道，侍奉天主的虔敬形象，就因為李杅刪去懷念亡妻二詩，以及附入〈七十自詠〉四首，而顯得非常純粹一貫。

如此編排，不僅塑造了吳歷神父純粹一貫的虔敬形象，而且也有鼓勵教友效法吳歷神父那樣堅持信德的宣教意味。不過，這是李杅改編《三巴集》之後的結果。趙侖問吳歷《三巴集》阿里襪油事，時屆康熙三十六年（1697），<sup>46</sup>當時吳歷只六十六歲，不可能作〈七十自詠〉，因此集內不應該有此四詩，徐匯抄本原本就沒有這四首詩。附入了這四首詩，當然是改動了徐匯抄本的面貌，而更重要的是，這一改動其實也改變了徐匯抄本在時間上、空間上和內容上所涉及的範圍。不妨設想，徐匯抄本多了兩首懷念亡妻詩，少了四首自述詩，則整部《三巴集》的時間段限就主要集中到康熙十九年（1680）至二十二年（1683），也就是吳歷五十至五十三歲學道三巴的時段，地點就是澳門，而所詠內容則是他這幾年在澳門修道時的見聞與感受，當中只有一首〈聞教宗復辟〉是例外。據吳歷自注，此詩作於1689年，距離吳歷離開澳門已有六年。詩云：

45 時維康熙二十七年（1688）。陳垣：〈吳漁山年譜〉，頁16。

46 《吳漁山集箋注》，卷八《續口鐸日抄》，頁622。

燈火滿山殿宇開，海濱砲震駭秋雷。宗君復辟干戈定，喜報遙從天外來。<sup>47</sup>

前二句描寫慶祝教宗歷山八世（Pope Alexander VIII，1689年10月6日當選羅馬主教，10月16日即位）復辟的場面，所謂「震砲」，指的是發禮砲慶賀。中國當時並沒有這種儀式，內陸也不輕易有砲臺，可以「震砲」的「海濱」，當時就只有澳門。至於滿山殿宇，燈火通明，應該是指澳門各座大小教堂了。換言之，詩的作年儘管稍為離開了吳歷學道的年代，但指涉的空間仍是澳門，亦即仍然緊扣著詩集「三巴」這個主題，故詩集以「三巴」命名。這還可以從尤侗（1618–1704）的〈三巴集序〉得到佐證：「今吳子漁山所詠粵門，其地未離南粵，而為外國貢市會聚。耳目所遇，往往殊焉。」<sup>48</sup>「其地未離南粵」一句，確實把握了《三巴集》地域書寫的特點。

尤侗從《三巴集》看到吳歷在澳門的見聞異乎尋常，令他有「異之益甚，亦〔欲〕執化人之祛」的感受，<sup>49</sup>可見《三巴集》的「界外」色彩是相當鮮明的。如果把四首自述詩也當作《三巴集》內的作品，不論時間還是空間，都偏離了「三巴」的主題，就《三巴集》的研究而言，就是未辨清研究的對象。這先是因為李杕混淆了版本所致，後是因為章文欽沒有另行處理四詩的編排之故。若此說成立，就應該視四首自述詩為《三巴集》的研究參考，而不是《三巴集》的研究對象。

清抄本之中有一部《三巴集稿》，書中所收錄的十四首詩都看不出是吳歷學道三巴時期的作品，其中〈破堂吟〉更寫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sup>50</sup>而〈秋夜〉也可能是吳歷的晚年之作，<sup>51</sup>既然題曰「三巴集稿」，就不會是定本，李杕也說十四首詩「未入《三

47 《墨井集》，卷三，頁107；《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203–204。

48 《墨井集》，卷三，頁85；《吳漁山集箋注》，卷首，頁21。

49 同上注，「欲」字據章文欽注引尤侗《良齋倦稿·文集》卷七所收序文補上，見《吳漁山集箋注》，頁22注11。

50 同上注，卷四〈詩鈔補遺〉，頁404，章文欽識語。

51 同上注，頁405，章文欽識語。

巴集》，為補錄之」於《續口鐸日抄》之後，是恰當的處理。這十四首詩可能曾被編者考慮過收進《三巴集》，而最終是收進《寫憂集》和《三餘集》，可見「三巴」確是一個收錄標準：與學道三巴時期或者與澳門相關者才收進集內。

趙侖所見本已不可能獲見，更無從討論當中是否有「聖學詩」，因此，唯有轉移焦點到徐匯抄本。雖然暫時也未能得見徐匯抄本，但要估計集內「聖學詩」的數目卻是可能的。陳垣已數度明言「聖學詩」有八十首。李輯本「聖學詩」出自徐匯抄本，可以據李輯本逆推徐匯抄本的數目：除去四首自述詩，補上兩首懷念亡妻詩，在數量上就是減去兩首，正好就是八十首。方豪說「尚有聖學詩八十二首，道淮未刻」，應該是相信李輯本的數目而立說，未有親自數算徐匯抄本的數目。

除了李輯本之外，有八十二首「聖學詩」的還有章注本。章文欽謂移〈自述附原韻二首〉入「交遊詩略」之後，「〈聖學詩〉仍為八十首」，<sup>52</sup>是數算錯誤，因為他以李輯本為「聖學詩」的底本，李輯本收錄了八十二首，章文欽移出了兩首〈原韻〉，卻又補上了兩首懷念亡妻詩，出與入的數目一樣，所以章注本的詩作實數仍然是八十二首。

如果相信李輯本的編訂只是先刪去兩詩然後再附入四詩，其他「聖學詩」的文字和編次與徐匯抄本無異，則在得見真本之前，徐匯抄本是可以據李輯本擬構重建的。試把《三巴集稿》、擬構的徐匯抄本、李輯本、章注本所收錄詩作的具體情況比對如下：

以上四種版本，除了《三巴集稿》之外，其他三種都相去不遠。若以「三巴」作為收錄詩作範圍的根據，就應該以徐匯抄本為準，當中的八十首詩就是集內的「聖學詩」，再加上〈澳中雜詠〉三十首，就是整部《三巴集》了。至於《三巴集稿》的十四首詩，應該視作研究參考。

《三巴集》到底包括哪些詩作，最有資格發言的當然是原編

52 章文欽注「聖學詩」時仍謂：「收入本書時，因〈自述附原韻二首〉為漁山友人所作，移至『交遊詩略』，仍存八十首。」見《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183。

《三巴集》四種目次			
《三巴集稿》	擬構的徐匯抄本	李輯本	章注本
澳中雜詠【三十首】 收錄詩作 30 首	【前帙】澳中雜詠 三十首 收錄詩作 30 首	澳中雜詠〔三十首〕 收錄詩作 30 首	前帙 澳中雜詠（三十首） 收錄詩作 30 首
漁父吟書寄脩 令先生正 歎庭樹 觀渡頭浴禽 試觀千里鏡 謝惠鼻烟 東樓 破堂吟 秋柳 秋夜 鳳阿山房圖 七十自詠【四首】 收錄詩作 14 首	【後帙】 自述【二首】 自述附原韻二首 【未標題十四首】 慶賀聖母領報二首 雜詠【三首】 雜感五絕三首 自述五律一首 贈郭 頌先師周鐸 讚聖若瑟【二首】 賀友 聞教宗復辟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 讚宗徒聖西滿 聖依納爵 聖方濟各沙勿畧 聖若望保羅雅各伯日本國致命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 聖達尼老格斯加 聖類斯公撒格 聖方濟各來日斯 賀友 感詠聖會真理【九首】 五絕【二首】 澳中有感【三首】 誦聖會源流【十二首】 總領天神 護守天神  克傲 克吝 克淫 克忿 克妬 克饜 克怠 贈前輩道友 收錄詩作 80 首	自述〔二首〕 自述附原韻二首 〔未標題十四首〕 慶賀聖母領報二首 雜詠〔三首〕 雜感五絕三首 自述五律一首 贈郭 頌先師周鐸 讚聖若瑟 賀友 聞教宗復辟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 讚宗徒聖西滿 聖依納爵 聖方濟各沙勿畧 聖若望保羅雅各伯日本國致命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 聖達尼老格斯加 聖類斯公撒格 聖方濟各來日斯 賀友 感詠聖會真理〔九首〕 五絕〔二首〕 澳中有感〔二首〕 誦聖會源流〔十二首〕 總領天神 護守天神  克傲 克吝 克淫 克忿 克妬 克饜 克怠 贈前輩道友 七十〔四首〕 收錄詩作 82 首	後帙 聖學詩 自述（二首） 自述附原韻二首 佚題（十四首） 慶賀聖母領報二首 雜詠（三首） 雜感五絕三首 自述五律一首 贈郭 頌先師周鐸 讚聖若瑟（二首） 賀友 聞教宗復辟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 讚宗徒聖西滿 聖依納爵 聖方濟各·沙勿畧 聖若望、保羅、雅各伯日本國致命 聖方濟各·玻爾日亞 聖達尼老·格斯加 聖類斯·公撒格 聖方濟各·來日斯 賀友 感詠聖會真理（九首） 五絕（二首） 澳中有感（三首） 誦聖會源流（十二首） 總領天神 護守天神 七克頌 克傲 克吝 克淫 克忿 克妬 克饜 克怠 贈前輩道友 七十自詠（四首） 收錄詩作 82 首
共收錄詩作 44 首	共收錄詩作 110 首	共收錄詩作 112 首	共收錄詩作 112 首
備注：一、諸本首數有異者以標楷及橫線標示。二、以【】標示者為筆者所加而未知原書是否具有。 三、以〔〕標示者為筆者所加而李林原書沒有。四、以（）標示者是章文欽原書本有。			

表 4：四種《三巴集》所收詩作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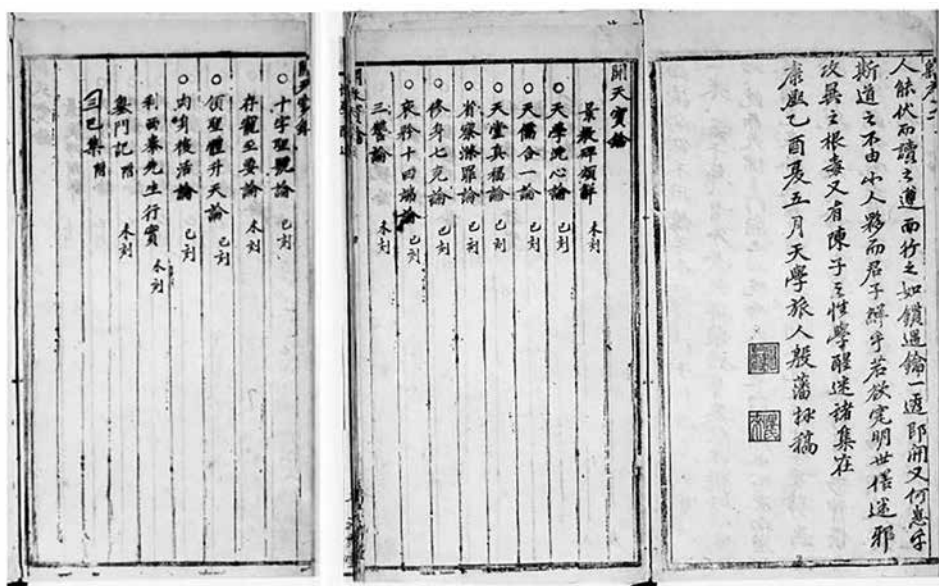


圖 6：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開天寶鑰》標明「《三巴集》附」，未標明未刊，但書名前標有「號」為記。已刊者則標明已刊，其上有○號為記。

者，而吳歷和陸道淮都有可能是詩集的編訂者。趙侖於康熙三十六年以阿里襪油事問吳歷，可見《三巴集》當編成於此年之前，即吳歷六十六歲之前。當時應該已經有稿本，即使不是定本，至少也是原型，而吳歷也應該是編者，並請得「老友」宋實穎（1621–1705）和尤侗作序。章文欽認為陳薰（字鷗亭，生卒未詳）《開天寶鑰》已把《三巴集》與陸希言（字思默，1631–1704）〈澳（壩 / 罌）門記〉「並列為附錄而未刻，蓋其時已有定本。」實際上〈澳門記〉已經附入，是書內最後的一篇；而《三巴集》則確實未刻，所以只有其名而並無其書。<sup>53</sup>《開天寶鑰》前有署名「天學旅人殷藩」的序文，清楚標明「康熙乙酉年五月」。乙酉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吳歷當時年屆七十四歲，距離趙侖提問八年，距離三巴學道廿二年，說「其時已有定本」，是完全有可能的。不過，這個所謂「定本」已經無可稽考了。《詩稿》也出於吳歷手筆，稿內的《三巴集》就只有

53 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藏《開天寶鑰》（殷藩 1705 年作序），古郎（Maurice Courant）編目 Chinois 7043 號，電子圖像見 BnF Gallica，檢視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112q>。

〈澳中雜詠〉，沒有「聖學詩」；《開天寶鑰》中原擬刊出的《三巴集》是否也和《詩稿》一樣，只收錄部分詩作，抑或收錄整部詩集，亦未可知。就《開天寶鑰》的目次和所收作品來看，除了作為附篇的《三巴集》外，正篇全部是討論天主教教理的文章，而〈澳門記〉則是一篇風物志，篇幅都不大，然則作為附篇的《三巴集》只收部分詩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妨推斷：一、吳歷生前已有一個自編本，是後來《三巴集稿》和徐匯抄本的編訂基礎。二、《三巴集》在吳歷生前應該已在某些天主教士人（包括教友趙命）之間傳閱，所以被陳薰看中並編進《開天寶鑰》。三、因為《三巴集》是詩作，不是討論天主教教理的文章，所以只能作《開天寶鑰》的附篇。

《三巴集稿》的編者為誰，亦無可考究。至於徐匯抄本的編者，陳垣〈漁山晉鐸〉已經說得很清楚：「題嘉定戴雲機又校，受業陸上游編」。<sup>54</sup> 編者和校者都與陸刻本完全相同。陳垣〈源流考〉正是據此推斷陸刻本實出自徐匯抄本的。<sup>55</sup> 今天所見到的整部的《三巴集》都應該源出陸道淮的編訂本，而陸道淮的編訂則應該以吳歷的自編為基礎。陳垣〈漁山晉鐸〉謂：「陸編《三巴集》絕筆於〈贈前輩道友〉，亦必漁山本意」。<sup>56</sup> 這雖是忖測之辭，但也有此可能。學生在整理老師遺著時保留老師詩集的編輯本意，自是情理之中。章文欽認為「《三巴集》前帙為〈澳中雜詠〉絕句三十首，後帙為〈聖學詩〉八十二首，應為漁山生前訂定之本」，其說並不準確。分前後兩帙的是徐匯抄本，編者是陸道淮，當中的「聖學詩」有八十首。陳垣以「陸編」二字來描述，是相當準確的。《三巴集》可能在陸道淮與張鵬翀「論定」文本之後才分前後兩帙，前帙交送飛霞閣刊刻，而全書完整的抄本就由後來的徐家匯書樓保存，可惜到了今天卻又不知所蹤。

54 前引〈《墨井集》源流考〉亦云《三巴集》「今徐匯書樓猶存有抄本，題『受業陸道淮編』」。

55 此外還有集內吳歷自注的版刻訛誤，陸刻本誤者，顧刻本亦誤，可見後者是重刻。

56 陳垣：〈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第八節，頁 57。

## 六、是「聖學詩」還是〈聖學詩〉？抑或「天學詩」？ ——詩作的稱謂與性質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謂徐匯抄本「原有天學詩數十首」，而〈源流考〉和〈漁山晉鐸〉則稱之為「聖學詩」。對同一批詩作，稱謂略有差異，或稱「天學詩」，或稱「聖學詩」。他曾經引《續口鐸日抄》謂：「漁山嘗對趙侖曰：『作聖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所謂難者，必須與尋常頌禱詩歌有別」。<sup>57</sup>《續口鐸日抄》的原文是：「作天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sup>58</sup>可見在陳垣那裡，稱「天學詩」還是「聖學詩」，都沒有分別，「聖學詩」就是「天學詩」，只是他更多使用「聖學詩」。

當代學者或有不加區分地使用「聖學詩」和「天學詩」的情況，應該是受陳垣的影響。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的目次（圖7）就用了「聖學詩」。章書的目次是現代化的版式編排：橫排，目次頂

題畫詩(四十首) .....	(139)
二 三巴集 .....	(159)
前秩 漢中雜詠(三十首) .....	(159)
後秩 聖學詩 .....	(183)
自述(二首) .....	(183)
伏臘(十四首) .....	(184)
慶賀聖母頌報二首 .....	(192)
鐘詠(三首) .....	(193)
雜感五絕三首 .....	(195)
自述五律一首 .....	(197)
陪都 .....	(198)
頌先師周諱 .....	(199)
讚聖書(二首) .....	(200)
賀友 .....	(202)
聞教宗復辟 .....	(203)
感謝聖會洪恩(二首) .....	(204)
讚宗徒聖西滿 .....	(206)
聖依納爵 .....	(208)
聖方濟各·沙勿略 .....	(211)
聖若望·保祿·羅各位日本國致命 .....	(213)
聖方濟各·威爾日亞 .....	(215)
聖達尼老·格斯加 .....	(217)
聖類斯·公撒格 .....	(218)
聖方濟各·來日斯 .....	(220)
賀友 .....	(221)
	- 5 -

圖7：《吳漁山集箋注》目次的版式編排

<sup>57</sup> 同上注，頁56。

<sup>58</sup> 《墨井集》，卷五，頁178；《吳漁山集箋注》，卷八，頁616。

格書「卷二」二字，空一格續書「三巴集」三字；隔一行縮一格書「前帙」二字，空一格續書「澳中雜詠」並以括號標注（三十首），全行共九字；另開新行書「後帙」二字，與上行「前帙」對齊，再空一格續書「聖學詩」三字；另行書詩題，一行一題；自〈自述〉二首至〈讚宗徒聖西滿〉均縮入四格，與「聖學詩」三字對齊並排。〈聖依納爵〉至〈七十自詠〉四首縮一格，與「後帙」的「帙」字對齊。目次的版式編排是作品分類與序列的視覺化展現，亦透露出整理者對文獻結構的理解。例如讀者因為〈克傲〉以下等七首詩的版式編排（楷體，縮排），而一眼就看出七首詩隸屬於〈七克〉這個總題之下。若同意這個看法，則《箋注》的目次版式編排對「聖學詩」性質的展現就可以再討論了。

吳歷只稱「天學詩」，後來陳垣又用了「聖學詩」一名，其實都是指吳歷詩的其中一類，而不是吳歷詩的一個標題。章文欽對「聖學詩」當然有極深切的瞭解，但他行文間以書名號標示「聖學詩」，作「〈聖學詩〉」，再加上《箋注》目次的版式編排，讀者不知，就很容易誤以為「聖學詩」就如〈七克〉一樣，是吳歷為某一組詩擬定的總題，也誤以為當中只包括〈自述〉至〈讚宗徒聖西滿〉，而〈聖依納爵〉至〈七十自詠〉並不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版式編排很容易令讀者誤會陸道淮編書時就已經標明「聖學詩」之名。實況應該是：一、徐匯抄本分了前後帙；二、〈澳中雜詠〉和「聖學詩」是陳垣對前後帙內容的描述，而不是指徐匯抄本早已標明了「前帙 澳中雜詠」和「後帙 聖學詩」。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考證，《箋注》目次的版式編排卻同時呈現了二者，在書內也標明了「前帙 澳中雜詠」和「後帙 聖學詩」，其好處是一併展現了兩個層次的考證結果，其弊處是容易令不知者產生誤會，甚或混淆。李輯本沒有前後帙之分，也沒有目次，詩作則是一題接一題地編排；如此編排，可能更接近徐匯抄本的面貌。至於對詩作的稱謂，用「天學詩」似乎更適合。稱作「聖學詩」當然不會引起誤會；在吳歷之前已有中國士人寫這類詩，但「天學詩」一名卻是吳歷首先提出的，使用此名也同樣不會引起誤會，不過就更合乎吳歷

的用語習慣；此外，如果研究者不用書名號作標示，就不會混淆兩個層次的考證結果，引致誤會的機會就更低。

「天學詩」的性質不僅是詩的總題與題材類別的分別而已。章文欽這樣界定「天學詩」：

漁山所指的天學詩，大致以描寫天主教教義為內容，可稱為狹義的天學詩。歷史上天主教人士以中國古近體詩歌的文學形式，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則可稱為廣義的天學詩。<sup>59</sup>

學界對這個定義未有異議。以天主教教義和天主教文化來界定「天學詩」是十分正確的。不過，用這個定義比勘八十首「天學詩」，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討論。

「天學詩」當中有〈雜詠〉三首，詩云：

靜對青山入畫圖，層巒聳處翠雲鋪。一鉤新月松間掛，隱隱扁舟唱晚歌。  
情深仰止歎空勞，隔院巖牆萬丈高。此日掛帆何處去？凝眸心駭浪滔滔。  
橫舟衝破萬層濤，島外人歡觀四豪。只有故園知己處，表儀苦遠少甄陶。<sup>60</sup>

章文欽對這三首詩只有兩句簡單的解釋：「以上三首詩，寫詩人在澳學道期間所見及感想。」<sup>61</sup> 章說未免太簡概，試略闡述三首詩的詩意。第一首寫詩人晚上靜心觀景，隱隱聽見扁舟晚唱，於是觸景起興，引出第二首的空歎情深，心思飄遠。隔院，應是三巴靜院；巖

59 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卷八《續口鐸日抄》，頁 616 注 2；另參氏著：《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頁 254；〈吳漁山天學詩研究〉，《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第 30 期（1997 年），頁 123-140。

60 《吳漁山集箋注》，卷二，頁 193-194。

61 同上注，頁 195。

牆高峻，即求道不易之意；掛帆，就是往西洋求道。詩人寫出了對天學之道的嚮往。他又虛擬巨浪滔滔的情景，以示成行不易，心境不能再平靜了。第三首寫島外之人欣見四豪到來，<sup>62</sup> 詩人得以請教問道的同時又想到遙遠的家鄉，鄉里知己尚未得聞聖道。文意之間不無感慨，隱然流露出回鄉傳道之志。三首詩寫來頗含蓄，就和前引〈澳中有感〉其三的懷念亡妻之作一樣，都不是「以描寫天主教教義為內容」，也不是「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但沒有學者對這幾首詩有所懷疑，仍然視之為後帙八十首「天學詩」中的作品。在《三餘集》中也有這類「天學詩」。然則，這些詩作應該如何定位？不妨這樣考慮：「天學詩」是求道者在學道過程中的所思與所感，其大前提必然是心向天主。在心向天主的前提下個人情感的書寫，也一樣可以視作「天學詩」。〈雜詠〉三首正是這種個人情感的書寫，就主體意識及抒情性而言，這類「天學詩」要比書寫教義的「天學詩」更為突出。至於「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仍然要讓「天主教文化內容」當主角；只有讓它擔當配角，甚或背景，詩人的主體意識才突顯出來。因此，「反映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還未算是廣義的「天學詩」，在學道之路上個人情感的書寫才是廣義的「天學詩」。若此說成立，則可以作為對章文欽「天學詩」定義的補充。

## 七、結語

《三巴集》的版本文獻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陸道淮與張鵬翀「論定」文本之後開始的。他們「論定」之後就把《三巴集》編作《墨井詩鈔》的外集，而且只刊出〈澳中雜詠〉三十首。這是吳歷身後《三巴集》的第一個編訂刊本，而完整的《三巴集》仍然只有抄本。

第二個值得討論的版本是李輯本。版本的選擇與校勘對研讀典籍是相當重要的。李林棄徐匯抄本不用，反而舍近圖遠地跟顧刻本

62 四豪未知指誰。章文欽謂：「此蓋指四位抵澳的知名人士。」同上注，頁 194 第三首注 2。結合後文的「表儀」、「甄陶」看，應該指來華的傳教士。

合併為一，是極大的遺憾。他也來「論定」文本一次，補入了應有的詩作，卻又刪去兩詩，還附入了不相干者。既混淆了版本，也修改了版本，留下的問題就更複雜了。

第三個值得討論的版本是章注本。章文欽把所用的版本交代得很清楚，但又把〈自述附原韻〉二首移出，同樣是修改了版本，也修改了陸道淮原編的本意。他在目次版式編排方面的處理，以及對「天學詩」的界定，也值得研究。

本文從版本的角度入手，探討了《三巴集》的文獻學問題，可以整理出兩個觀察：一、文獻整理者對版本的態度直接影響文本的整理成果，因此整理者應該審慎從事，以示尊重文獻。就《三巴集》的整理而言，可以從版本使用和版式目次兩個層次看。二、以作品比勘概念定義，藉以檢視定義描述的準確度，若有不足，盡可提出補充或調整，這才有助概念的把握。

先看版本使用。學者在研讀文獻時各有自己的體會與心得是十分正常的，像陳垣先生那樣寫成論文發表，自然是一大貢獻。不過，如果把自己的研讀心得以文本整理的形式表達出來，就必須以保持文獻版本的原貌為大前提，擾亂版本是文獻學研究所不容許的。盡力保持版本原貌，就是盡力保存該文獻各種可能的意涵，至少不會為文獻增添新的錯誤。這是對文獻的尊重，也是對讀者負責。顧刻本就因為修改了陸刻本而被陳垣批評，而像李杕那樣刪除和附入詩作，更無疑是在引導讀者的閱讀方向，在有意無意間也模糊了「三巴」這個主題。整理者必然發掘文獻的意涵，其研究心得可以寫成序、跋、注釋、校勘記、按語、評析或者論文，卻不宜妄改文獻。在比勘諸本之後，本文建議以徐匯抄本為《三巴集》研究的對象，其他版本則用作參考，因為該本應該是最完整的《三巴集》，最接近吳歷的原編本，也應該是陸道淮的原編狀態，所呈現出來的詩人形象也最符合求道時期的吳歷。

雖然徐匯抄本具有相當突出的文獻學及文學解讀意義，但此本至今仍然下落不明，這對文獻整理和研究而言無疑是一種限制。研究者當然期望可以覓得徐匯抄本，不過，如果徐匯抄本真的不幸

佚失，則本文的考證對徐匯抄本的擬構重建或許不無參考作用。徐匯抄本分前後兩帙，這樣的結構似乎還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討論。一般的認識就是既有的說法，即後帙「天學詩」因為康熙禁教而被刪去。這說法當然對，但只解釋了前後帙結構之所以產生的歷史原因，而這個結構對《三巴集》的閱讀可以產生怎樣的影響，仍有待探討。或者可以這樣看：前帙〈澳中雜詠〉是吳歷在澳門期間的見聞與感受，而後帙「天學詩」則是他在三巴靜院內的修道書寫。吳歷走出三巴靜院外增廣見聞，也回到三巴靜院內潛心修道。換言之，前帙是門外觀看，後帙是院內沉思；而院內沉思與門外地景書寫之間的關係，卻又是另一個課題了。<sup>63</sup> 本文考訂了後帙「天學詩」的數目以及當中的作者其實有兩個，這對於哪些詩作才是吳歷在澳時期的沉思也不無澄清的意義。當然，研究者最期望的，是徐匯抄本可以重現人間。

再看版式和目次。版式和目次的形式編排也是文獻整理者對文獻的態度的反映。李杕附入了〈七十自詠〉四首，不但沒有注明清楚，而且在版面形式的呈現上，與集內諸作無異，這反映出李杕藉《三巴集》的編訂來塑造吳歷信德堅定一貫的形象，不無宣教的意味。章文欽在目次中標明了前帙後帙，則反映出他試圖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整合到同一個文獻中去，而未顧及那是陳垣兩個不同層次的考證。至於章注本目次的版式編排問題，前文已經指出，不再贅述了。必須強調的是，目次是作品分類與序列的視覺化呈現，也是整理者對文獻結構的理解，這就是歷來目錄學家講究目錄編排的原因。部次條別，應該有嚴格的要求。

前文也嘗試以〈雜詠〉三首比勘「天學詩」的概念定義。概念定義的提出一般都來自作品特徵的歸納。雖然章文欽所提出的「天學詩」定義為當代學術界所接納，但如果定義未能解釋某些詩作，就意味著特徵的歸納還未夠完備。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補充：在心向天主的前提下個人情感的書寫，也一樣可以視作「天學詩」。希望

63 用「院內沉思」與「門外觀看」的觀點討論《三巴集》，由林傳濱博士提出；以「地景書寫」的角度討論〈澳中雜詠〉，則由李日康博士提出。

這個補充能對「天學詩」的概念有更準確的把握，進而對吳歷詩的研究也有所裨益。

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必須肯定。李輯本雖然有不足，章注本也不無可議之處，但他們同樣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學術貢獻。因為有李輯本，讀者才可以讀到「天學詩」；因為有章注本，讀者才讀到完整並且有考證及注釋的「天學詩」。本文只是從文獻學的角度為前賢拾遺而已。至於《三巴》三問，可以這樣回答：一、《三巴集》應由吳歷自編，但已經佚失，今天所見到的整部《三巴集》均源自徐匯抄本，由陸道淮編。二、此本有八十首「天學詩」，七十八首是吳歷所作，兩首是吳歷教友所作。三、李杅和章文欽因為各自的編訂動機而刪訂過「天學詩」，從文獻學的角度看，兩家的做法都值得商榷。

## 引用書目

- 陳薰編：《開天寶鑰》（殷藩 1705 年作序，古郎編目 Chinois 7043 號），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藏。下載自 BnF Gallica，檢視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112q>。
- 陳垣：〈吳漁山年譜〉。收入周康燮主編，存萃學社編集：《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 1–28。香港：崇文書店，1971 年。
- ：〈《墨井集》源流考〉。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 29–30。
- ：〈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 35–57。後編者根據作者校訂本，更名為〈吳漁山生平〉。收入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著選》，頁 395–42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 103–115。
- Kubin, Wolfgang 顧彬 . “To Translate is to Ferry Across: Wu Li’s 吳歷 (1632–1718)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579–88. Leiden: Brill, 2004.
- . “Crossing the Border, Breaking with the Past: Wu Li’s Iconoclasm.” In *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 Edited by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327–34. Macao: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 ：〈翻譯如同擺渡：吳歷（1632–1718）的《三巴集》〉。收入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費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主編，李永勝、李增田譯，王憲明審校：《呈現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下冊，頁 569–57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蔣向艷：〈吳歷研究綜述〉。《國際漢學》總第 7 期（2016 年），頁 165–170。

- ：〈折射的他者：吳歷《三巴集》中的西方形象〉。《國際漢學》總第 10 期（2017 年），頁 132-136。
- 譚志成（Laurence C. S. Tam）：《清初六家與吳歷》（*Six Masters of Early Qing and Wu Li*）。香港：市政局，1986 年。
- 汪宗衍：〈吳漁山往澳門年份之研究資料及其它〉。收入《吳漁山研究論集》，頁 147-149。
- 吳歷：《墨井道人詩稿》（吳歷手寫本），香港藝術館藏。下載自香港藝術館藏品資料庫，檢視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s://hkmasvr.lcsd.gov.hk/HKMACS\\_DATA/web/Object.nsf/0F0CE4AEF8708AB7348257068000CC180](https://hkmasvr.lcsd.gov.hk/HKMACS_DATA/web/Object.nsf/0F0CE4AEF8708AB7348257068000CC180)。
- 撰，陸道淮編：《墨井詩鈔》二卷·《墨井畫跋》一卷·《三巴集》一卷。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飛霞閣刻本。
- 撰，陸道淮編：《墨井詩鈔》二卷·《三巴集》一卷·《墨井題跋》一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虞山顧湘輯刊《小石山房叢書》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影印。
- 撰，李杅輯：《墨井集》五卷。收入《稀見清代四部輯刊》，第一輯（集部），第 87 冊，頁 1-194，據宣統元年（1909）徐家匯印書館鉛印本影印。北京：學苑出版社，2016 年。
- 撰，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蕭魚會、趙稷思纂修：《石岡廣福合志》四卷。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下載自 Wikipedia Commons，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石岡廣福合志\\_-\\_嘉慶十二年\\_\(1807\).pdf](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石岡廣福合志_-_嘉慶十二年_(1807).pdf)。
- 章文欽：〈吳漁山天學詩研究〉。《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第 30 期（1997 年），頁 123-140。
- ：《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n the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Sanba ji* 三巴集): From Edition-related Issues to the Image of the Poet and the (Re-) Definition of Catholic Poetry (*Tianxue shi* 天學詩)

YIU To S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bout Wu Li's 吳歷 (1632–1718)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1) Was the editor of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Wu Li or his disciple Lu Daohuai 陸道淮 (fl. early 18th c.)?

(2) What is the total number of Wu Li's Catholic poems being collected? 80 or 82?

(3) Both the Jesuit priest Li Di 李欽 (1840–1911)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 Zhang Wenqin 章文欽 re-edited the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Are their editions properly edited?

The paper argues that Wu Li, as the author, compiled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and his student Lu Daohuai re-edited it. In this anthology, there are 80 Catholic poems, 78 of which are written by Wu Li and the remaining two by an anonymous Catholic friend of his. Since Wu Li's original was long lost, Lu's version became the earliest extant one and is supposed to be closest to Wu Li's compilation. In the late Qing, Li Di based on Lu's version when preparing a new anthology and, in recent times, Zhang Wenqin re-edited the collection once more. The (dis)merits of their editorial hand are of course subject to debate and deliberation. In addition to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related to various editions, the paper tries to shed light on the changing image of Wu Li as a poet depending on which of his poems are included or excluded and to revise the definition of Catholic Poetry that Zhang Wenqin gave.

**Keywords:** Wu Li, *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Catholic Poetry